

舍利子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

「舍利」是鳥名，梵文sari，譯為鶯鷺鳥。鶯鷺鳥眼力鋒利、舌頭靈巧。「子」，梵文putra，是兒子的意思。「舍利子」即是「舍利弗」，乃佛陀十大弟子之一，以智慧第一著名。為何「舍利弗」又稱為「舍利子」呢？相傳「舍利弗」的母親因眼睛美麗而以鶯鷺鳥為名，鶯鷺鳥之子名「舍利子」，故此「舍利弗」又名「舍利子」。

觀自在菩薩在說法之前，先招呼舍利弗一聲，因為般若甚深奧義，非上智之人不可對說，而舍利弗是佛陀弟子中以智慧超卓出名，是最能信解受持「般若」的當機聽法者。

菩薩呼喚舍利弗的注意，是為了伸展「五蘊皆空」的義理。五蘊是：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」。「色」代表物質世界，「受、想、行、識」代表精神世界。為甚麼菩薩先舉「色」蘊為例，以解釋空義呢？因為「色」列於五蘊之首，包括了一切眼能見、耳能聽、鼻能聞、舌能嚐、身能觸、意能想的事物，是世間顯明的執著對象。若眾生了解「色」的空義，知道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就自然明白其餘四蘊的「受不異空，空不異受，受即是空，空即是受；想不異空，空不異想，想即是空，空即是想……乃至識不異空，空不異識，識即是空，空即是識」的道理了。

這空義可以「真如緣起」和「緣起性空」兩種宇宙現象觀解釋：

「真如緣起」

若要了解「色」與「空」的「不異」與「即是」，必須明白「真如緣起」的義理。

「真如」，梵文Bhutatathata，意譯為真實如常。「真」即非虛妄；「如」是不變易，表示自性清淨，常住不變的實體。「真如」，在諸經中又稱為「常住真心」、「佛性」、「諸法實相」、「實相般若」、「如來藏」等名詞，是法界的平等理性，人人皆有、個個具足。其實，它就是你的「自性清淨心」，是綿互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世，恆常存在，永不生滅變易的體性，亦即是宇宙萬有的真實本體。

「真如」的清淨本性雖不變，卻能隨着而變現諸法。這話豈非自相矛盾？非也！因為真如變現諸法，但它清淨的本性並沒有失掉啊！試舉明鏡為例以解釋之：明鏡能映現萬物，鏡面雖顯示物像，但鏡子本身的明淨反照功能，並沒有因物像的映現而消失。無物映現時，鏡子亦不會增加其本具的明淨反照功能。換言之，無論有物或無物映現，鏡子的反照性體是恆常不變的。

朋友，行文至此，可能您會問：「這真如緣起義理，不過是一些深奧的哲理，對我的修行，對我的生活，有甚麼關係？有甚麼幫助？」

各位，我們無論要着手做哪一件事，必須要建立正確的動機。如果從因果的關係來說：凡發心學佛者，倘若立「因」純正，在修持上就不會招感迂曲的「果」。現今不少人發心學佛，原因是要求富貴，求長壽，或求佛菩薩加庇，消災解難，萬事如意……須知凡有所求的，就不是覺悟的境界。這些祈求，都是有生滅，有垢淨，有增減的世間法，不是正因，所以《楞嚴經》說：「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為本修因，而求佛乘不生不滅，無有是處！」

一個真實的學佛者，必須以不生不滅的「真如」心為「本修因」，才能與「果地覺」相應。換句話說：你要認識「真如」，知道它的生滅相和不生滅性，觀照審察從「真如」而妄動的妄念，然後加以降伏。這是修行的第一步。修行人在日常生活中，無論行、住、坐、臥、語、默、動、靜，自心都要與清淨「真如」心相應。

佛法有證法與教法：證法不可思議，非文字言語所能表達；教法可思惟推論，有言可說。「真如」的證法是不可說的，所謂到此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。但

是，「真如」的教法則可以透過「文字般若」去理解，以它為「本修因」去修行，這樣就不會認「妄」為「真」，執「現象」為「本體」，產生人我是非，起惑造業。

各位既已知道「真如緣起」之義，現在可以解釋經文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：

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

「色」指萬有現象，「不異」即是不離開，「空」指「真如」(註二)；即是說現象不離「真如」，是依「真如」而成立的。以裝飾用的金器為譬喻：「金」性譬喻「真如」，「器」相譬喻「色」。金器有很多種款式：金環、金釵、金戒指、金耳環等，各有差別，形相不同。雖然形相不同，但「金」的本質是一樣的，不變的。

「金」是「器」的真實本體，「器」依「金」而成，所以說「器」不離「金」，即是「色不異空」。試問：「器」如果沒有「金」的本體，又怎能成為金器？

「空不異色」又作何解釋呢？。「器」的本體是「金」質。「金」不能離開「器」，所以說「空不異色」。平等的「真如」本體，不會拒絕萬有隨緣的顯現作用，猶如廣大的虛空，並不會拒絕萬物的呈現。虛空不會有分別心，去接納或拒絕現象的演變，所謂「真如不礙緣起」，是故說「空不異色」。

從現象的觀點說：世間萬物之變化差別，是由於吾人妄念（如貪、瞋、痴、殺、盜、淫、妄）起動而現生滅。「真如」的一念活動，成萬有現象，萬有現象的生起，以「真如」為本體，所以現象從來沒有離開過「真如」，即是「色不異空」。「真如」為能緣，故能生一切現象；現象為「所緣」，所以現象是依「真如」隨緣而生。現象雖無常，有生有滅，有垢有淨，有增有減，但「真如」本體是常住不變的。「真如」是現象的本體，為現象所依，是故說「空不異色」。

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

「色即是空」是甚麼意思呢？因為萬有現象是依「真如」而生起的，所以當體即是「真如」。以譬喻來說，「器」依「金」而成，當體即金，所以「器」即是「金」。換言之：「真如」是本體；萬物是現象。現象中有本體的存在。本體與現象，是相即融通的。

前面所說「色即是空」是認知現象世界是依「真如」而生立的，當體即是「真如」，不應有「異」與「不異」的分別；後句所講「空即是色」，即是說：若要體驗「真如」，不能離開現象世界去尋覓，因為「真如」即是現象。試問：離開經驗世界，怎能體認真理呢？

從體性的觀點說：「真如」是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的。眾生迷「真如」而流轉生死時，其「真如」體性未曾減少；眾生悟「真如」而覺悟成佛時，其「真如」體性亦未嘗增加。宇宙萬有雖生滅無常，無非是「真如」體上的現象，當體即是「真如」，是故說「色即是空」。「真如」是平等不生不滅的理性，是一切萬有所依的本體，是故說「空即是色」。

* * * * *

眾生執着真如與現象為截然不同的兩種概念，所以經文先說「不異」，以消除這執着，即打破舊有思想；然後說「即是」，連「異」與「不異」的二元對立分別妄想也令泯滅，即是直接體驗平等、無分別的「自性清淨心」。

若理解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」，就能「捨」一切相，不執着於「有」。若體會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就能「即」一切法，不執着於「空」。經文先說「不異」，是要眾生以漸進方法，由淺入深，認識真如本體與萬有現象的本質；但「不異」這

概念亦未離開妄想分別，因此更推上一層次，以「即是」將「色與空」融合起來，超越二元分別心，這才是般若第一空義。

波水為喻

再以「波水」舉一喻以說明：「波」是現象，比喻「色」；「水」是本體，比喻「真如」。「波」依「水」而成，離水則無波，所以說「波不異水」，是故說「色不異空」。「水」是「波」的體，全相是水，所以說「水不異波」，是故說「空不異色」。

「水」與「波」同一體性。「波」依「水」而成，所以當體即水，「波即是水」，是故說「色即是空」；「水」既為「波」所依，即是波的本體，「水即是波」，是故說「空即是色」。既然知道「波即是水」，就不必撥「波」尋「水」，「水即是波」，則不致昧「水」逐「波」。一旦風平浪靜，全體是水，就算大風大浪時，

其本體亦即是水。

凡夫迷「真」執「妄」，猶如昧於「水」而逐於「波」，不認知自性清淨「真如」，六根執着六塵而生六識，妄心起惑造業，遂流轉於六道輪迴，生死苦海之中。

* * * * *

以上是以「真如緣起」解釋經文中「色空」的「不異」與「即是」關係，下章以「緣起性空」再作另一探討。

註一：依《大乘起信論》說：「真如」亦名「如實空」。如者不變，實者不虛。此是真如之體。